

忆林

为了夜色更璀璨

| 张胜良 文 |

盛夏的夜晚，微风拂面，星光点点。每当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我的思绪就会回到三十年前，那火热的军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世界上的几场局部战争，引发了我军对现代战争的深度思考，尤其是对夜战的研究，更是摆到了部队日常训练的重要位置。我所在的部队率先在全军响亮地提出了“莫让夜老虎打盹”的口号，由此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夜战训练拉开了帷幕。

七月的江南，燥热异常。训练场上，汗水浸透的迷彩服与绿草地混为一体，官兵们摸爬滚打的身影和震耳欲聋的拼杀声响彻山谷。我随师夜训指导组蹲点在素有“老虎团”之称的某团，师参谋长挂帅任组长，分若干指导组，我和炮兵科袁参谋负责夜训教学片的拍摄与制作。

关于这部教学片的前期定稿，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呢。

话说受领任务后，我俩进行了分工，袁参谋主要负责教学片的文案策划与解说词的撰写，我负责夜训分镜头脚本和官兵夜训的拍摄制作。随后我俩下沉连队，与官兵促膝交流座谈，与训练尖子共同研讨，寻找夜训中存在的问题，挖掘夜训中涌现出来的金点子。

一周后，参谋长来听取蹲点工作组的阶段性工作成果情况，我们小组的教学片解说词由作训科长进行汇报。上午九点，我们三人准时来到参谋长临时办公室。说是临时办公室，其实就是团招待所的一个“小套间”。里屋一张木板床，豆腐块式的标配军用被，方方正正地摆放在凉席上，课桌横放在窗户边，与床的一头挨着，一把木椅上放着一台台式菊花牌电风扇。外屋一张课桌，一把藤椅，三叶片的吊扇在头顶不紧不慢地转悠着。我们三人一字排开，手拿笔记本和汇报材料，正襟危坐在参谋长面前。作训科长作为主汇报人进行汇报，谁知他照本宣读刚一小会儿，参谋长的脸色便已阴沉下来，没等汇报完毕，便被参谋长打断，全盘否定了解说词。气呼呼的参谋长要求我们立即修改，两天后再向他汇报。我们仨大气不敢出，小气不敢喘，面面相觑地默默退出了办公室。

两天后，我们拿着一字未改的脚本，有些忐忑不安地走进参谋长办公室，不过这次主汇报人改成了口才出色的袁参谋，他在汇报时，我偷偷地观察着参谋长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变化，生怕漏掉任何细节。

参谋长认真聆听着汇报，才几分钟，灿烂的笑容便绽放在他那张原本十分严肃的脸上。他还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，并插话点评，此处如何如何改得好，那处又如何如何改得更精彩。汇报结束，参谋长还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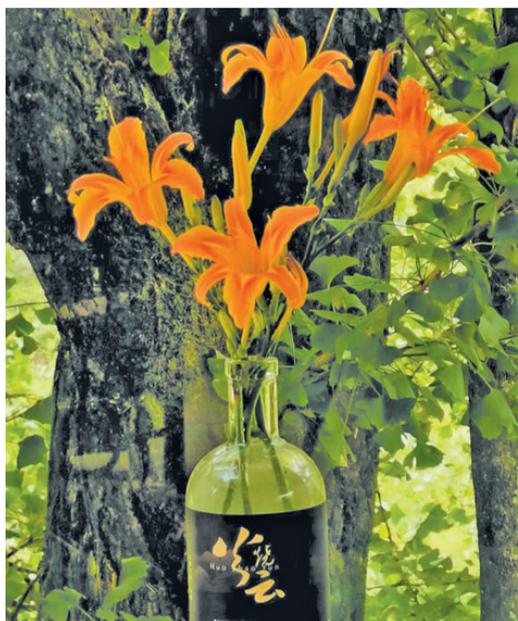
当我们离开参谋长办公室的一刹那，我们再也忍不住地“狂笑”起来，因为脚本还是那个脚本，解说词还是那个解说词，只是汇报的人不同，汇报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。袁参谋不愧为我

们师公认的笔杆子，也不愧为地方大学（厦门大学）首批入选军队的高才生。他在解读解说词的同时，把镜头语言如何配解说词，画面语言又如何彰显解说词的内涵，绘声绘色地一一加以诠释，这才有了“一字未改，一次通过”的趣事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年代对电视解说词的写作方法与表现形式，还停留在写材料的传统思维定势之中，不像现在，人们对传播手段与表现形式大都已了如指掌。

在那个年代，拍摄夜训教学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主要是拍摄器材有局限性，虽然已经是三管摄像机，但在夜间旷野的训练场上，没有足够的照明还是很难拍摄的。为了确保拍摄质量，逼真地拍出官兵夜间训练的效果，“老虎团”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服务。酷暑时节，夜间训练蚊虫袭扰，气候多变，地形复杂是困扰战士们训练和影响我们拍摄的又一难题，但是在官兵们不怕吃苦、不怕劳累精神的感染下，我们也完全忘却了拍摄的艰辛。为了拍好每一个镜头，雨天一身泥，夜间一身汗，与官兵们同甘共苦。记得有一次在拍摄夜间射击训练场景时，突然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，在来不及撤离训练场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雨衣，包住摄影器材，而自己则成了“落汤鸡”。由于时间紧任务重，在后期编辑制作中，为了剪辑好每一幅画面，我俩夜以继日，通宵达旦地赶工赶时，饿了一包方便面，渴了一杯白开水，困了相互打个盹。一个月后，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教学片的拍摄制作任务。后来，这部题为《为了夜色更璀璨》的军教片，还成为全军官兵开展夜间战术训练的教化教材。

“深邃的夜空，星河灿烂，不夜的都市，灯火辉煌，在满城灯火的背后，在丛山环抱的营地，年轻的士兵头顶星光，脚踏荆棘，摸爬滚打，激烈鏖战。这里是另一幅壮阔而动人的夜景……”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。许多往事已逐渐消褪而去，只有这部军教片的解说词，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荡……



忘忧花 摄影 李玉祥

吴风越雨

家在无锡南门外

| 启来 文 |

我出生在无锡南门外的南长医院，家就在正对着牛弄的金钩桥38号。外婆家还要再往南，在老动力厂西南侧的肖巷上。

小阿姨说，她记忆中的无锡南门外：一条运河，河滩上蹲满了汰洗的人群，摇橹的船穿过高耸的石桥。桥上与桥下、船上与河岸，你呼我应，互相逗趣，仿佛老熟人一样，讲着不咸不淡的闲话。一条老街，石头铺成的路面，高低不平，架晒的衣服与伸展着的梧桐在参差的老屋前飘荡摇曳。阁楼上和街面上，行人和店家，互致问候，问着市价行情，说着生计艰辛。一片田野，村巷农舍散落，稻田与桑林相间，炊烟与流水作伴，河这边跟河那边笑语相接，鸡犬相闻。在洗衣棒槌的击打声中，传递着家长里短、农事社情。

我打开存储的记忆，努力回想着童年的情景。觉得小阿姨说的实在是好，栩栩如生的江南美景顿时出现在了面前。我记忆中的年代，比小阿姨的晚了十来年。因此，我想再加上一条：一堆工厂，烟囱高耸，机器轰鸣，车进车出。上下班时，人声鼎沸，你推我挤。徒弟师傅问早道再见，工友同伴按着车铃互相避让，自行车的洪流汇向狭窄的街道，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这也应该是当年南外门的精彩画面。清名桥再往南，当年真的是工厂林立。只是小阿姨离家时，这一幕还没有出现。

小阿姨已经八十多岁了，现住在河南洛阳。因为骨质疏松，她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，由保姆照顾起居。前不久，我再次去洛阳看她。她异常激动，迫不及待与我诉说着无锡的掌故。六七年前，我去看她时，姨父还在，小阿姨还能下厨给我准备饭菜。如今的她，显得那样的无助、无奈。我的到来，勾起了她的思绪，无锡南外门的老家，似乎既触手可及，又遥遥虚无。

小阿姨十六岁时被他的二哥带去洛阳。外公是个泥水匠，靠长年在外接活养家糊口。外婆种地养蚕带孩子。生养了八个孩子，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是没办法养活的。大的几个男孩都早早地走出家门，到外乡谋生。有的去了重庆，有的去了上海，有的去了洛阳。站住了脚，就开始把妹妹接出去。小阿姨是最小的女儿，外公外婆自然是宝贝的，可架不住生活的压力。再说家里还有老六的我妈和老八的小舅舅，想着有亲哥哥照顾，也就只好放手了。外婆曾多次哭着说，离得太远了，又那么小，真真作孽啊。

小阿姨到洛阳没几年就嫁了人。可她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的父亲母亲，想着无锡南门外那个养育她的家。当她自己有了孩子后，把一双儿女都送回了无

锡，交给她的父母亲抚养。表哥表姐，我哥哥和我，四个人，成了外婆身边的小宝贝，度过了无比快乐的童年。成年后我们四个人每次相聚，说得最多的就是外婆，就是肖巷上那个外婆的家！

小阿姨很孝顺，尽可能在经济上资助父母的生活。印象中，外婆最开心的事就是女儿给她的汇款。算算时间快到了却还没收到，她就让我跟她一起请筷仙，问问筷仙汇款阿要到了。小阿姨也总是尽可能多地回无锡。洛阳到无锡现在看着好像不是很远，但在改革开放前，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。有一份工作要做，有一个家庭要照顾，经济上又不宽裕。这一切，足以让母女相见变得十分困难。

六岁前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象之一，就是外婆带着表姐和我乘火车去洛阳。黑夜里火车靠站，透过车窗，依稀可见另一列火车车窗里晃动的人脸。咣当咣当的声音，伴随了我一生。

小阿姨三十多岁时，她的母亲，我的外婆，突发脑溢血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小阿姨伤心欲绝，携全家回锡奔丧。事发突然，子女们都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。我家当时正下放苏北农村，家里经济困难，没钱全家买票回无锡。母亲带着我哥哥回来奔丧。我怎么哭闹都没成行。没能与外婆告别，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的痛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家结束下放生活回到无锡后，我们家与小阿姨家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。表哥也在南京上大学、读研究生。那几年，小阿姨几乎年年都回无锡。她的大姐、三姐、小弟家都在无锡，回无锡落脚点很多。她心满意足，十分高兴。当时，南门外变化不是很大，肖巷上的老屋还在。巷上的乡邻也都认得朱家的漂亮姑娘。有两次我也跟着母亲和小舅舅一起，陪小阿姨回乡。姐弟三人在巷上走来走去，一会儿说着某处当年是怎么回事，一会儿说着某人当年又是如何如何。还不停地跟熟人打招呼，拉家常。情动处，小阿姨会哭得稀里哗啦，不住地喊爹爹妈妈！

小阿姨对家乡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，就是乡愁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已完全能够体会。岁月是乡愁的倍增器。都说人应该喜新厌旧、及时断舍离才是。然而，灵魂等待抚慰，精神需要归宿。人生最初的纯真体验，便成了温暖的茧房、接引的渡船。睹物思人，游子思乡，不是痴癫执迷、缘木求鱼，而是性之所致、情之所寄。

现代化带来了便捷与繁华，却让我们永远失去了安放心灵的梦里老家。世上再也没有小阿姨心心念念的那河那街那巷，再也没有我魂牵梦绕的外婆人家。